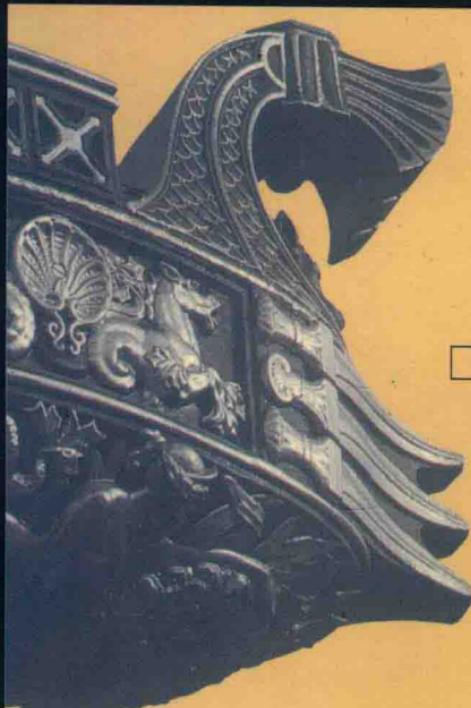


素
质
教
育
与
外
国
文
学
教
学

G
GOUTONGYUCHAOYUE

沟通与超越



GOUTONGYUCHAOYUE
GOUTONGYUCHAOYUE
GOUTONGYUCHAOYUE
GOUTONGYUCHAOYUE

□傅修延 / 杨正和 / 主编

GOUTONGYUCHAOYUEGOUTONGYU

GOUTONGYUCHAOYUE
GOUTONGYUCHAOYUE

GOUTONGYUCHAOYU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GOUTONGYUCHAOYUE

素 质 教 育 与 外 国

教 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GOUTONGYUCHAOYUE

沟通与超越

□傅修延 / 杨正和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沟通与超越: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傅修延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 - 80647 - 306 - 8

I . 沟… II . 傅… III . 文学研究 - 世界 - 文集
IV . I 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7390 号

书 名:沟通与超越: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
作 者:傅修延等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3 万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ISBN 7 - 80647 - 306 - 8/I·211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号码:0791 - 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论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前言) | 傅修延/1 |
| 外国文学中的德育和智育二者不可分 | 贺祥麟/16 |
| 开设和加强 20 世纪欧美文学史课程 | 李明滨/23 |
| 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的功能定位 | 吴俊忠/31 |
| 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大学生思想素质培养 | 王 谌/40 |
| 当前形势下外国文学教学的思路 | 赖骞宇 李东辉/57 |
| 论外国文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 杜 林/70 |
| 外国文学教学流程设计与素质教育 | 肖淑芬/85 |
| 英美短篇小说教学与道德素质教育 | 刘乃银/93 |
| 真善美自在其中 | 卢谱玲/101 |
| 外国文学教学品位提高的障碍分析及对策研究 | |
| | 戴明朝/107 |
| 西方文学教学与人生观培养 | 夏茵英/116 |
| 外国文学与当代理想人格塑造 | 赖干坚/122 |
| 西方文学个体自由精神与健全人格的培养 | 陈鹤鸣/133 |

人格的力量

- 从当代苏俄小说看理想人格的塑造 陈建华/145

“一间自己的房子”建在哪里？

- 外国文学教学与女性人格培养问题初探 张鹤/162

理想人格的企盼

- 一种对《失乐园》的阐释 肖四新/168

《到灯塔去》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人格理想..... 伍厚恺/178

浅谈外国文学作品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影响 周霞/195

批判与创新

- 谈谈外国文学中批判思维的培养与创新教育实践 陈静/202

遁去麦田？

-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教育反思 于冬云/211

在破译中重建秩序

- 试解西方文学阅读中的伦理难题 ... 李迎丰/220

外国文学中情感与义务主题辨析 孟昭毅/232

对英雄的崇拜与消解

- 兼论外国文学对提高国民素质的积极作用 ...
杨正和/241

《十日谈》与现代性爱教育 戴屏吉/249

性·爱情·人生观

- 外国文学作品中两性描写与中国大学生的人文素

| | | |
|-------------------------|-----|------|
| 质 | 毛信德 | /267 |
| 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 | | |
| ——对外国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接受的反思 | 苏文菁 | /277 |
| 加强宗教理念在欧洲文学史中的地位 | 高伟光 | /284 |
| “大炼”《钢铁》炼出的废品 | | |
| ——评《钢铁是怎样炼的》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 余一中 | /296 |
| 能按准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脉搏么？ | | |
| ——为一种研究方法呐喊 | 许汝祉 | /305 |
| 后 记 | | /315 |

论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前言)

傅修延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0年4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在江西召开了以“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将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汇编成册,献给关心这个题目的外国文学教学界全体同仁。将“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确定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绝不是趋时附势,作应景文章,而是因为外国文学教学界一贯重视教书育人,外国文学早就在我们的国民素质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展开讨论是我们这个“教学研究会”本身应做的工作。而且,在全国上下奏响素质教育主旋律的今天,与素质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的外国文学教学界更应该及时总结经验,这既能够为教育界同行奉献体会,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自己提高外国文学的教学品位。

一、外国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精神的契合

讨论“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首先要明确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何谓素质教育?在众说纷纭中大致可以提取出如下基本一致的意见:第一,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的基本品质。素质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通

过知识的“内化”来养成并不断提高,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第二,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不仅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与增强,更可以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知识、能力与素质是辩证统一的,素质处于三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第三,高等教育应是更加注重提高人才素质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高校教学应该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素质教育应渗透在专业教育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①

从这三条意见中可以看出,尽管“素质教育”是一个新名词,但它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要达到的目的与马克思大力倡导过的“人的全面发展”并不相悖,就此意义而言,国外学者将“素质教育”翻译成“全面的教育”(All-round Education)不无道理。因此,在学校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大力倡导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大学生涯是个人素质的基本成型阶段,“可塑性”特别高,在大学阶段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是,全世界任何大学里都不会有一门名为“素质教育”的专业或课程,素质教育必须附丽于各门课程的教学之中,通过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得到实现。我认为在多如恒河沙数的大学课程中,外国文学是比较适合于贯彻素质教育基本精神的,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对外国文学课较有兴趣。外国文学首先是一门文学课程,文学艺术带来的审美愉悦对学生来说具有特殊的魅力。外国文学又姓“外”,青年学生好奇心旺盛,追新逐异倾向强烈,外国文学中的异域色调、风土人情与社会内容往往令他们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330 页。

趋之若鹜。所以，外国文学一般是中文系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涉及外国文学的公共选修课在大学生中的选修率也相当高。学生有志于学，对教师的积极性带来了良性刺激，贯彻素质教育也就有了教与学两方面的基础。

第二，校园里外国文学课影响较大。虽然外国文学课只在大学里的人文院系开设，但它的内容反映在某些公共选修课、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等课程中，其影响面实际上相当大。还须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外国文学类读物在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中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大学生借阅这类图书非常踊跃，这表明外国文学在校园的“第二课堂”里占了较大份额。贯彻素质教育虽然是各门课程的任务，但是像外国文学这样影响较大的课程，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更多的义务。

第三，外国文学的教学宗旨与素质教育的精神基本契合。勿庸赘言，涉及外国文学的各类课程都有非常具体教学目标，其主要内容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否则外国文学教学将成为无本之木。但是，浩瀚的外国文学在课堂上只能讲授其荦荦大端，就知识而言，这门课只能给大学生提供对外国文学的一般了解。我觉得外国文学这门课的最终目的还是“形而上”的：它有益于扩大学生的视野，使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文学之外还有范围广阔、内容博大的外国文学存在。文学即人学，学生心目中的外国文学，是由哈姆莱特、浮士德、于连、保尔·柯察金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组成的画廊，这些域外人物在理想、信仰、道德、伦理、情感和趣味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个指向各异的人生坐标，每一个都对青年学生产生出强烈的影响。需要指出，由于这些人物在人格、思维与行为方式上都带有鲜明的独属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如果其中的积极因素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被恰如其分的介绍与吸收，对于我们的学生形成更适合开放

时代的个性大有裨益。应该说，外国文学教学的这个优势是我们本民族文学的教学无法取代的，在人格的完善、认识的提高、观念的改进、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成熟等方面，这门课程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总而言之，它有助于学生精神境界的升华。用素质教育的话语来说，它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对人文类学科来说还包括专业素质），它的目标与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相当契合一致。

第四，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贯彻素质教育精神更为容易和自然。可以这样说，外国文学是一门影响“灵魂”的课程，是一门教人“做人”的学问，素质教育是其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教学中涉及理想、道德等“形而上”的东西常常是水到渠成，与某些技术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相比，算不上什么引申发挥，更无矫揉造作的痕迹。例如在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自然会赞颂美丽纯洁的爱情，讲《高老头》时不能不痛斥金钱对人性的腐蚀，讲《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势必要顺手分析一番“个人奋斗”。还有，讲拜伦不能不批判“拜伦式英雄”，讲托尔斯泰不能不讨论“托尔斯泰主义”，讲高尔基不能不歌颂高擎心灵火炬的丹柯与呼唤革命暴风雨的海燕，这些对教师来说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就算有时因势利导随手拈来一些东西进行讨论和比较，学生也不会感到特别突兀。

二、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品位的提升

素质教育不是政治宣传，它是为纠正当前应试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强调素质教育实际上还是强调教育的基本规律。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倡导素质教育，不是什么离题作文，而是根据教育规律办事，最终达到提升外国文学教学品位的效果。把外国文学教学放到高等教育这个大背景上，结合

自己对大学功能的认识，我认为每一位关心素质教育的外国文学教师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大学里要设立外国文学课程？对这个问题自然有不同的回答，但只有正确的回答才能导致较高的教学品位。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作过如下思考：

第一，让学生知道文学在本民族之外还有种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任何人都应该看重本民族的文学，但是学习了本民族的文学后，如果认为它就是文学惟一的或惟一合理的存在方式，那么这种学习就是失败的，因为它造成了观念的偏狭和思想上的发育不良。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世界文学的存在方式应当是多姿多彩的，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只体现了文学的一种可能性，而“可能的世界”应该是无限丰富的。大学的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广泛的知识、开放的视野与宽容的精神，让他们毕业后能够顺利融入多样化的社会，我想这就是“university”的要义。有位日本教授在江西师范大学作报告时说，如果要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乒乓球艺术，课堂里决不会出现真正的乒乓球与球拍，教师会让学生在脑海里思考和想象乒乓球的各种运动。另外有人作了这样的对照实验：一组学生只练习篮球的投篮动作，另一组学生拿出一部分练习时间对投篮作冥思默想，结果后者的实际命中率反而更高一些。这些情况表明，大学不同于那种师傅带徒弟方式的作坊和私塾，教师在传授知识与技能时一定要取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让学生对学习内容先有哲学意义上的领悟，这样他们才能终生受用。时下人们已经明白，大学里讲授的内容只能满足学生毕业后的短时之需，关键是让他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本领。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穷尽文学的所有可能，同样的道理，某个时代或某种体裁的文学也只是时空长河中的过客，大学生如果离开校门后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外国文学的新流派新样式新

作品，并能理性地结合所学知识对其作出分析判断，那么学校对他的教育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如果情况相反，学生毕业后把自己熟悉的那些文学流派、样式和作品奉为正宗和范本，总是怀着一种排斥的心态来看待新出现的文学现象，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起，那么即使他的外国文学课曾经得过 100 分，他所受的教育也是不合格的。

第二，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增强精神的丰富性与想象的活跃性。任何一名外国文学教师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学生中可能只有极少数人今后会以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为职业，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这门课仅仅是他们要完成的课程之一，他们受教育的全过程就是努力去通过这些课程。认识到外国文学课在大学教育中所处的这种“过程”性质，我们就不会把传授知识当作终极目的，更不会在传授知识中制造禁锢学生精神与想象力的牢笼。不妨用体育课来作比方：学生通过体育课中田径、球类与体操等项目的学习训练获得了强健有力的体魄与敏捷优美的身手，他不一定就要成为体育教师或运动员，这种身体状况为他今后从事任何职业提供了身体素质上的保证。文学是想象的产物，是一门诉诸精神的艺术，外国文学作为域外多民族文学的集合，它对精神与想象力的刺激是无与伦比的，青年大学生各方面都处在发育时期，他们在这门课程中获得的心智训练就像体育训练一样重要。当前强调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生在创造性方面有差距，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师是否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教学中尽了最大努力来激活学生的想象？我们是否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了学生精神上的枯竭？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 A·N·怀特海说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

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其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

.....

想象力是一种“传染病”。它不可能用尺量，用秤称，然后，再由大学教师分发给学生。它只有通过其成员自身也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大学进行交流传递。讲到这一点，我无非在重复一个最古老的观点。二千多年前，古人就用一枝代代相传的火炬来象征学问。这个燃烧的火炬就是我所讲的想象力。组织大学的全部艺术在于提供教育的是由其学问闪耀着想象力的大学教师，这是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除非我们小心谨慎，否则，我们如此引以为自豪的大学近来在学生数量和活动的多样化方面的巨大发展，都将由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处置而未能产生正确的结果。

.....

你要教师有想象力吗？那就让他们对正处在一生中最有朝气、最富有想象力时期的青年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此时理智正进入这些青年人成熟的训练中。让研究员在可塑、开放、富有活力的心智面前展示自己，让青年学生在与充满智力探险的心的接触中，圆满地通过他们的理智获取阶段。教育是对生活的探险的训练，研究就是智力的探险，而大学应该成为年轻人和年长者共同进行探险的故乡。成

功的教育在其所传授的知识中必须具有一定新颖性。要么知识本身是新的，要么具有某些适用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新颖性。知识并不比活鱼更好保存。你可以讲古老的真实，传授古老的知识，但你必须设法使知识（如它本来的那样），像刚从海里抓上来的鲜鱼，带着它即时的新鲜，呈现给学生。^①

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教师提供的知识不像“刚从海里抓上来的鲜鱼”，而像死鱼、咸鱼甚或是臭鱼，他们死气沉沉的讲述构成了学生记忆的沉重负担。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本身没有用想象点燃起知识的火炬，没有将自己胸中的激情去“传染”给青年学生，没有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外国文学课的内容，像哈姆莱特王子的躊躇、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博士的追求和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这样的精彩篇章，如果教师不是用自己的“心”来讲述，如果讲述时忽视它们与当前生活的联系，如果讲述时不是胸怀激情眉飞色舞两眼炯炯有神，那么这种讲述会变成干巴巴的知识灌输，变成对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艺术天才的亵渎。在信息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今天，大学里根本不需要这种照本宣科式的讲授。它的危害不只是浪费时间，更可怕的是使学生丧失了对事物的敏感。

第三，让学生通过外国文学吸取一切有益的思想观念。就像搞素质教育不能靠一门“素质教育课”来解决问题一样，大学生的思想营养不能单由现有的思想品德课来补充，这也许就是德育类课程教学效果有时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药补不如食补，绵绵细雨比倾盆大雨更能收潜移默化之效。文学是社会生

① 《大学及其功能》，中译文载《书城》2000年10期。

活的艺术倒影，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民族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观念上的借鉴与启迪，其他民族那里亦有不少可磨砺我们思想锋芒的“他山之石”。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思想观念的濡染常常是悄然发生的，又往往是影响终生的。我现在老想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这位“湖畔诗人”对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和精神污染表示了坚决的抗议，我们曾一度跟着苏联说他“反动”，至今他头上还有一顶“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帽子没有摘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环境保护、绿色革命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的话题，他对青山绿水与平民百姓的讴歌在人们心目中日益响亮，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位“自然的歌者”对湖光山色的执着，越来越懂得他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一往深情。文学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也许不像自然科学那么明确具体，但可以设想，倘若没有像华兹华斯这样的先知先觉在工业化大潮兴起之初勇敢地说出“不”字，提醒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整个人类社会也许要晚很多才会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贡献又岂是统计数字所能衡量？从英国回来的人对那儿的乡间景色大加称赞，我敢说要没有华兹华斯等人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泰晤士河的流水不会有现在这样清澈。从时间上说华兹华斯正在远去，但我却感到他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因为他忧虑的东西现在成了我们的忧虑，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无情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接受他的观念。目前中国最著名的环保人士认为，“越来越清楚，搞环保最关键的就是给人洗脑和换脑”^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好一堂华兹华斯诗歌，让先行者的思想观念从文学渠道渗入学生的心田，具有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作用。从历史深处

① 沙林：《重归香格里拉》。

向我们走来的不仅是一个华兹华斯，如果说一些外国贤哲在计划经济时代与我们距离颇远，那么当前社会的商品经济性质使他们的现实意义凸显了出来。雨果、狄更斯、左拉等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大量的同情，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影响了以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那些后来当上领导、企业家或公司老总的学生，如果他们没有忘记老师在课堂上对《悲惨世界》、《艰难时世》、《萌芽》等作品的讲述，他们对员工生活的态度应该比别人更关心一些。雨果在《悲惨世界》序言中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在某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从雨果写这段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芳汀和珂赛特的命运还在我们某些地方重演，外国文学教师真应当像敲警钟一样让这段话在课堂上鸣响。现在社会上对“竞争”、“淘汰”等津津乐道，对它们的负面作用不大关心，有人更露骨地宣扬“胜者通吃”(The winner takes all)，要是一味强调这些，我们和“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又有什么区别？《艰难时世》中工人斯梯芬的辛酸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提醒：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能忘了人道主义，“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常常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不能以“适者生存”为由罔顾竞争失败者的权利，一个成熟的社会要有能够保护甚至袒护“弱者”的雅量。像这样的思想观念，只有通过讲述外国文学作品才能更恰如其分地传达给学生。

三、外国文学与国民教育

以上讨论的背景是大学与高等教育，如果我们将背景扩大

到整个国民教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在我们国民素质的塑造上一贯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外国文学教师的作用不限于课堂，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著述和言论影响着相当广泛的人群；另一方面，许多思想家、作家和评论家一直在通过外国文学对全社会进行教育。后者对我们国民性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起着一种思想库的作用，大学里的外国文学教学实际上是它的外围和应用。所以，讨论外国文学教学与素质教育，不能脱离国民教育这个大课堂。

外国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主要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近代中国遇上的是一个特别不景气的时代，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前的百年中并没有放射出特别灿烂的光彩：诗歌已在下坡路上走了很久，四大古典小说的产生和印行又都是 19 世纪之前的事情，而就在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西方文学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浪漫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成长壮大，使这两种文体由形式的成熟走向生产与消费的繁荣。就在这种一方低徊于谷底而另一方上扬至高峰的情况下，欧洲文学成了比较文学所谓的影响“放送者”，而中国文学成了影响的“接受者”。中国小说与诗歌的现代“换型”，与“五四”以来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有直接关系，鲁迅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① 然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不在新鲜形式而在启蒙内容，“五四”作家愤于积贫积弱的祖国饱受列强欺凌，所以“别求新声于异邦”^②，“异邦”文学范围极广，“五四”文学的旗手鲁迅独独看中了那些“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他大力介绍的作家，如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人，“无不刚健

^① 《中国青年报》2000 年 10 月 11 日。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